

古吳郭希汾編著

中國小說史略

上海中國書局發行

贈異凡兄

善玉
卅七、六、三

序

是書譯自日人監谷溫所著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之一節。監氏以研究中國文學著稱。此即爲其在東京文科大學夏季公開講演會之稿而更修正，增補以成者。全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述音韻、文體、詩式、樂府及填詞；下篇述戲曲、小說。而於戲曲、小說之發展，述之尤詳，以中國文學所短缺者在此也。方今國人亦漸知小說之價值，爰先譯此，以爲研究之助；惟是書著自日人，頗病冗沓，遂爲汰其膚辭，撮其精要，其有不合吾國國情之處，亦事刪節。大體在是，精義未失，此則堪以自信耳。

譯者識

中國小說史略
序

中國小說史略目次

第一章 神話傳說

楚辭天問篇——山海經——崑崙山——西王母

第二章 兩漢六朝小說

第一節 漢代小說

小說之起原——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
內傳——別國洞冥記——飛燕外傳——雜事秘辛——吳越春秋
——越絕書

第二節 六朝小說

拾遺記——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續齊諧記——述異

記——還冤志等

第三章 唐代小說

第一節 別傳

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衛公別傳——虬髯客傳——
李林甫外傳——東城老父傳——高力士傳——梅妃傳——長恨
歌傳——太真外傳

第二節 劍俠

紅線傳——劉無雙傳——劍俠傳（聶隱娘——崑崙奴）

第三節 豔情

霍小玉傳——李娃傳——章臺柳傳——會真記——游仙窟

第四節 神怪

柳毅傳——杜子春傳——南柯記——枕中記——非烟傳——離魂記等

第四章 譚詞小說

第一節 譚詞小說之起原

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

第二節 四大奇書

甲 水滸傳

乙 三國志演義

丙 西遊記

丁 金瓶梅

第三節 紅樓夢

中國小說史略 目次

中國小說史略 目次

四

紅樓夢之緣起——紅樓夢之結構——紅樓夢之大旨——紅樓
夢之作者——紅樓夢之影寫——清代之小說

中國小說史略

第一章 神話傳說

不論何國民，在於太古草昧之世，無不有其神話傳說。印度如此，希臘亦如此，中國固亦不能逃此例外。但以中國太古民族之所居，在於黃河流域，比較的缺少天惠，故漢人之性質，每務於實際，力田勸業，只知從事於利用厚生之日常生活，而排斥空理空想；因不有耽於沈思冥思之餘裕，遂亦無集成古來神話傳說，以成爲雄大之詩篇與幽玄之小說者。加以孔子又爲純然漢民族思想之代表者，生平絕不語怪力亂神。其設教專講修身治國之實用，對於高尚深遠之死生之理與天命之論，不輕易授其弟子，以此排斥太古荒唐不羈之傳說，而儒家之徒，遂不取神話傳說。祇有道家或雜家之中，猶保留神話傳

說不少。但漢代定儒家於一尊，於是思想束縛，歷來傳說，類多泯滅，中國小說界遂無發展之機運矣。

神話傳說之散見於各書中者，如莊子鯢鵬之寓言，蝸角之爭，姑射之神人，列子之愚公移山，夸父逐日，龍伯國之大人等，以及左傳，韓非子之說林篇，猶有斷片存留。由是考之，當時傳說之遺留者，決必不少。惟於現存之先秦書中，求其多保留神話傳說而足爲小說之先驅者，則當先推楚辭之天問篇及山海經。

天問篇有王逸序說明其旨：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儷儷，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以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可知此是屈原見荆楚地方祠廟之繪畫彫刻而題之之辭。昔夏禹既平水土之後，鑄九鼎而於其表面刻九州之鳥獸草木魑魅魍魎之圖，事見左傳。現山東省之武梁石室等壁畫，猶存此種之圖。楚國在沅湘之間，其俗信鬼，故多關於此等神話，傳說之圖畫。於是屈原見此等之圖，呵而問天，以吐胸中之塊壘。茲畧舉一二例說明之。如就日問云：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一名暘谷，爲日出之處；蒙汜爲日入之處。淮南子天文訓關於太陽之運行，雖謂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入於虞淵，至於蒙谷，凡十六所，行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此亦爲基於天體觀測之神話。屈原題詩之處，或爲羲和御日輪車而行之圖。英國博物館所藏古代希臘之彫刻有一表日出之圖，爲日神海麗渥斯驅馬車而由海之狀；意大利名畫師所畫之曙色，亦於彩雲鬚鬚之處，有

導女神海魔渥斯之馬車而前進之狀。東方西方關於天體之神話，不期而出於一軌。又關於月云：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謂月；『死則又育』謂滿於望而虧於晦，由朔而又漸生之意，『菟在腹』謂月中之陰影。晉傅玄之擬天問篇謂『月中何有？白兔擣藥。』李白之飛龍引謂『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是又由此推衍者也。次關於洪水之傳說，有共工之神話：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鯀爲夏禹之父，承堯之命以治九年之洪水，未奏厥功，舜乃舉其子禹使治洪水，十三年而平水土。康回爲共工之名。墜，地古字。列子，淮南子亦有同樣之記事而更爲詳盡。

『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篇

此由於仰觀天文，日月皆東出而落於西，俯察地理，百川皆東流以入於海——由是以興此種神話。又關於怪物之問如左：

『鰲魚何所？魼堆焉處？羿焉彈日？鳥焉解羽？』

鰲魚爲人魚，魼堆爲怪鳥，均見山海經。（魼堆作魼雀，鰲魚作陵魚。）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海內北經

『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魼雀，亦食人。

』東山經

羿有窮之后，以射著名。羿射日輪之神話，亦見淮南子，謂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天下大旱，堯命羿落射其九，祇餘其一。日中有踞鳥（三足鳥）亦見同書。

又同書謂：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姮娥爲羿之妻，奔於月中而爲蟾蜍。是則山海經、列子、淮南子等均爲保存神話，傳說之書。

山海經於漢書藝文志列刑法家之中，隋書以下加於地理書之首，四庫全書提要始屬之於小說家之部。此本周秦間雜書而後人附益者。史記大宛傳贊謂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已有致疑之意。又此書本爲圖畫之附屬。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大抵山海經本文祇不過作此圖畫之說明。由楚辭或山海經而考察之，或古代本有此種學問。朱子語類謂：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家宮室。』

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爲畫本也。」

王應麟據此而謂：

『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也。』

山海經中神話傳說之最有名者爲崑崙山與西王母，後世至以崑崙山爲天國，西王母爲神仙，殆都出於臆想。上古之地理書書經之禹貢篇及古代辭書爾雅——由此二書所稱引之崑崙，不過西方黃河上流之一地名；又西王母據於爾雅所述亦爲西戎之國名。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禹貢

『河出崑崙崑虛』爾雅釋水 『三成爲崑崙丘』同釋丘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爲四荒』同釋地

但在於山海經以至莊列，楚辭，竹書紀年等，則均以之爲太古之傳說而成爲小說化矣。

關於崑崙山之記載，散見於各處者，抄錄之如左：

『槐江之山……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產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西山經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郭璞傳云，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海內西經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

『海內西經』

崑崙山實爲西北之名山而帝之下都。神陸吾與開明獸當爲一物。天問篇亦謂：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注謂『崑崙之山三級，上曰增城，次曰縣圃。』淮南子謂『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且又言崑崙山有五城十二樓之說。加之列子或穆天子傳，謂周穆王驅八駿而周遊天下，至崑崙山，於瑤池與西王母宴會，而崑崙山遂成爲天國。陶淵明詩：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崙，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盱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游。』

次再聚集關於西王母之記述如左：

『玉山（郭璞傳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

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

山經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

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海內北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

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西經

據此則以西王母爲虎齒豹尾之神。司馬相如之大人賦有云「吾乃今日覩

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白首云云，即是由山海經之蓬髮引伸而出。李白之飛龍引亦謂『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均以老嫗目之。此猶未爲全失古意，後世至以西王母爲神仙美人，則由是本於漢武內傳（後出）之說。陶詩即不取虎齒豹尾或白首戴勝之說，而指爲妙齡仙女。詩云：『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傲俗中言！』

穆天子傳即關於周穆王西征之小說，相傳與竹書紀年同於晉太康中自汲冢（在汲縣，戰國魏王之墓）掘出者，實則是根據於列子或山海經等而爲漢以後所出之書。唐之詩人賦玄宗皇帝與楊貴妃之事，每不直陳，而引用穆天子或漢武帝之故事，於是更以西王母爲美人矣。如李白清平調中三首之一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所謂羣玉山，即西王母之所居也。

第二章 兩漢六朝小說

第一節 漢代小說

小說之語始見於漢書藝文志。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藹藹狂夫之議也。」

稗官之義，注謂：

「如淳曰，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由是可見小說爲閭巷之細言。周代有採詩之官，取各國之俚謠以察民風；漢時之稗官亦近於此，專採取閭巷細言，以供王者知政治得失之參考。漢書藝文志之所列舉，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伊尹說二十九篇

鬻子說十九篇

周考七十六篇

青史子五十七篇

師曠六篇

務成子十一篇

朱子十八篇

天乙三篇

黃帝說四十篇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後出）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此外漢書藝文志中道家、雜家、醫巫、神仙等部，可屬於小說之書目，亦屬不少，故其實際猶不止此。但其著書多失傳，故莫由知其內容。且伊尹說以下至黃帝說之九篇，均爲彙集上代之傳說，多迂怪淺薄，出於假托，班固於其注中已明言之。就其注明爲漢代之作者四家，與可認爲同時之作者一家，合爲五家，要當以虞初爲第一。虞初是後世所奉爲小說之始祖。虞初之事，漢書注謂「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隴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虞初爲方士而兼明醫術，得武帝之寵，爲黃車使者，以巡行甘肅等處，而其書周說則爲集錄之傳說者。蓋武帝之時，漢興已百年，承文景二帝富裕之復，征伐匈奴，使漢南無王庭，且新開西域南夷之交通，使漢威遠播於四方。武帝既

極現世之富貴安樂，於是頗切於求長生不死之情，遂頗信神仙之說而重用方士矣。當時如李少君、少翁等，爭上奇怪神方，藉以大邀寵幸。虞初亦此等方士中之一，則其書之採集神仙奇怪之說，不難想像得之。當時之小說不如現今之小說——或明大宇宙之真理，或垂永久之教訓，或闡世態人情之機微，或述不幸之經歷，或說高遠之人生理想，僅不過如神話、傳說之類而已。

以下就於收入漢魏叢書中之兩漢六朝小說而略述其梗概：

神異經一卷……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東方朔與虞初等同以博識辯給爲漢武所寵幸，亦稗官一流之人物。漢書論贊謂「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同書藝文志雜家部有東方朔二十篇之目，惜不傳於後世。要之其作之被稱於世者，僅此神異經與海內十洲記二

種被收入漢魏叢書，其出於傳會，固或難免。今本有晉張華之注，張華爲博覽多識之人，其所著有博物志，而作神異經之注釋，其本傳中乃未言此，則此注或亦屬於僞托。惟隋書經籍志又明言東方朔撰，張華注，則雖是僞作，要亦甚古，必在隋以前耳。四庫全書提要由於神異經之詞華縟麗，而斷爲成於六朝文士之手，或亦非誣。

此書內容，全脫胎山海經，述四荒之事頗有怪誕不經之處，而唐之詩人，多取材於此以養其才藻。例如本書對於山海經之西王母而創爲東王公之說，於開卷第一東荒經之首云：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噓；（華曰，「嘆也」）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華

云，「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不下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

玉女投壺之典，既於陳徐陵玉臺新詠序中引之，其後運用此者甚多。李太白之梁甫吟亦云：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燦晦暝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控關闔者怒。」

即根據於此。又神異經謂崑崙崑崙山有名「希有」之大鳥，張左翼以覆東王公，張右翼以覆西王母，其背上無羽之處，有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每歲登其翼上以會東王公。此意即胎自山海經中三青鳥之說，不久而七夕之鵲橋故事，更由此以生出。又謂有大尾之「不孝鳥」，則全是寓意教訓之意旨而已。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界

以顯忠孝也。』中荒經

此外更有「善人」或「聖人」之話。山海經中荒誕之話別無寓意。莊子列子之寓言，不過借以說明深奧之哲理，至神異經則多以淺薄的童話寓教訓之意矣。此均由於時代變遷之故。於此點，與東方朔傳中所載之滑稽話，微有類似。是則此書雖出假托，或有幾分是傳朔之漫言。

海內十洲記一卷……舊本題漢東方朔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本書普通雖亦稱出於東方朔所撰，或仍是假托。開卷第一章詳載本書之緣起，謂漢武帝既聞西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欲知十洲之所在與產物等，因而朔一一述其所知，舉海內十洲及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丘、崑崙之位置物產等以告，筆記其言以成本書。

按漢武帝由西王母處聞十洲之語，出漢武內傳，而武帝知東方朔之爲異人，出漢武故事。是則本書爲續前兩書而出之小說，是與之相互關聯者。又本書中不稱「上」而稱漢武帝，竟用其諡號，其非朔撰明甚。

鳳麟洲之續弦膠，與聚窟洲之反魂樹雖極有名，而崑崙山與西王母至本書遂益成爲理想化。至謂崑崙山有三角，其北閼風嶺，其西玄圃堂，其東崑崙宮，其又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又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美麗無匹。此爲西王母之所居。至是而西王母不爲鬼物異形，全爲神仙矣。其容貌詳載於漢武內傳。

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漢武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同

右兩書爲記錄漢武帝宮中之逸事遺聞。武帝爲人，雖爲英邁之君主，而其後

頗惑於神仙妖妄之說，且寵遇迂怪之方士，前已述之。關於此等神仙之奇聞，有載於史記之孝武本紀，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等者，實爲小說家之好材料。本書即據此而修飾敷延者。至其謂爲班固所撰，則固是後人之僞托。班固爲有名之歷史家——漢書之撰者，此一書不過本於漢書所載而遂托名於班固而已。且二書都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而不言爲班固所撰，要爲六朝詞人之筆。四庫全書提要謂張華博物志有漢武帝迎西王母於宮中之記事，漢武內傳與之符合，故疑爲魏晉間文士所作。

今日所傳之本，兩書都不完全。唐代詩人所取以爲題材，註釋家所據以爲典實，每多不見於今本者。例如「甲帳珠簾」及「茂陵玉杯」（以上故事）「朱鳥雀」（內傳）均是。隋唐志中均謂各有二卷，今且不足一卷，其本來之多可知。今漢武故事固爲短篇，其中有名之典實，爲「金屋藏嬌」及「

神君」之說。武帝幼時爲膠東王時，叔母之長公主，抱王於膝，問兒欲得婦否？指左右之美人皆不當其意。公主因指其女阿嬌，問以好否？王笑謂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金屋貯之。白樂天之長恨歌『金屋粧成嬌侍夜』即本此。又李義山茂陵律詩之後聯云：

『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

亦均爲本書之故事。「神君」之事出於史記，漢書謂「武帝置神君於壽宮」，神君之最貴者爲太一，時去時來，來時風肅然，常在帳中而言，均與神仙相似。漢武故事則謂：

「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於神君，神君曰，

「霍將軍精神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據是則神君又暴露其形體矣。至所謂太一精云云，其見解又甚淺陋也。

漢武內傳全爲武帝迎西王母於宮中之記事。此即由於史，漢所載迎神君一節脫化而來。其要旨謂武帝好道而求神仙之志切，西王母遂以七月七日臨武帝之宮而張盛筵，更遣侍女郭密香使迎上元夫人；帝從王母受五嶽真形圖，又從上元夫人受六甲靈飛十二事之秘傳，但帝以多慾，不能從其訓以修真，柏梁臺遂起火而失秘卷，帝亦旋崩御，其文章比漢武故事爲勝，俳偶華麗，富於六朝色彩，描寫西王母，上元夫人之處均能入妙，而描寫西王母之處更極意鋪陳。於是西王母真爲神仙，美人，而與山海經所謂虎齒豹尾之疫癘神全然爲別物矣。

別國洞冥記四卷：

舊本題後漢郭憲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本書雖分四卷實不近五十八則零聞瑣語。首有郭憲自序，謂「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由此以名其書。此文文章拙劣，爲後人附會之跡顯然。本書全學十洲記，多載武帝與東方朔怪誕之事，故亦稱漢武洞冥記。第三卷之首洞冥草之記事云：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竊封常食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沈。』」

此篇在古時恐卽爲開卷第一篇，以明洞冥記命名之由。由此一則，可以推知全體。所謂「燭龍」云者，係出天問篇及山海經。（大荒北經）

郭憲字子橫，爲剛正忠直之士。以不應王莽之招，恐見殺於莽，遂逃匿海濱。至光武帝時始出仕，以直諫忤旨，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後入於道家，載於後漢書方術傳有撰酒救火之事，而此書要非其自作。

飛燕外傳一卷……舊本題漢伶玄撰，西軍全書提要小說家類存目

本書爲漢成帝皇后趙飛燕之別傳。伶玄爲前漢末時人，與揚雄同時代，而其名不見於史。據於玄之自序，謂字子于，潞水人，歷仕爲淮南相，其妾樊通德自趙后之姊妹，樊嬖之弟之子，不周之子，而知趙后姊妹之逸事，遂撰此書。（此據四庫全書提要，憲序今本所無）本書內容專述趙后與其妹合德（爲昭儀，見幸於成帝）相互爭寵之事，其閨幃嫖褻之狀，樊嬖雖昵狎，亦無目擊之

理，卽萬一得知之，更無娓娓以語通德之必要。成帝之死，趙昭儀負責而自殺，宮中之秘密更無由外傳。本書之僞妄，不辯可知。卽就其文章之綺麗以言，畢竟亦非西漢之作物，仍爲出於六朝間者。至其事實，則後世常引作詩文之典故。試舉一二例，卽就合德進宮之事述之。

「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嬭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后，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嬭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令嬭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嬭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嬭曰：「吾老是鄉矣，不能

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嬬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嬬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

溫柔鄉之語出此，遂爲後世話柄。淖方成禍水滅火之語，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雖曾引之，而其謬誤於四庫全書提要曾詳辯之。漢家火德之論非前漢人之語，其爲後人傳會之說甚明，又細寫趙后姊妹之爭寵狀如左：

「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達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嬬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

忘共被衣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鸞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

此寫趙后之悍妬，昭儀之慧柔，而成帝沈溺於色之慙慙，都在目前。其筆極輕妙豔縛之致。

雜事秘辛一卷……不著撰人名字，四庫全書題要小說家類存目

「雜事」爲記錄漢宮之雜事。「秘」秘書之意。「辛」爲卷帙之號數。本書之內容爲記後漢桓帝懿德皇后（名瑩，大將軍梁氏忠侯商之女）被選入宮，冊立之次第。其最爲後人所稱道者爲朝廷使者吳姁奉命臨梁商之第，入女瑩燕處而檢查其身體之一節。文辭奇豔，委曲盡致，惟太涉穢褻。其中關於

足部云

「足長八寸，蹻跗豐妍，底平指歛，約縑迫姣，收束微如禁中。」

據此或纏足已行於漢宮。

本書爲明楊慎「升庵」之僞作，四庫全書提要亦曾言之。又其中典故與正史不合之點頗多，胡震亨姚十薌之二跋已詳言之。但其文章則生采奕奕，有漢代遺風，恰如對傅洛勒之畫姿，威奴斯之塑像。茲不引本文，畧舉前人之批評如下：

「自古以文字類寫娟麗，無過衛詩之美莊姜，其他若宋玉之「煥光眇眇目增波」，郭舍人之「鬻妃女脣甘如飴」，唐玄宗之「軟溫新剝雞頭肉」，杜樊川之「纖纖玉笋裏輕雲」之數語，皆妙於形容，亦足寫一時之豔然未摩畫幽隱，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搖人心目也。且

自「如螢燕處，度髮解衣」以至「幽鳴可聽」其間兩人周旋光景，雖去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也。至其造語，若「拊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吐」之類，咸此媼率率口創，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橫索同異，相與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於文章之妙也。繡水沈士龍識。雜事秘辛附錄

此實爲本書吐萬丈氣燄。道學先生與考證學者都不足與談文章之妙也。

總之以上所舉漢代之作其都爲後人假托甚明。漢代小說以武帝時爲最盛；然以武帝驕奢淫逸且好神仙之故，於是稱爲漢代小說者非神仙之談即爲宮闈之情話。此外於淮南子中亦多保留上代之神話傳說。此爲出入於列子，莊子，山海經等之記事。又有——

吳越春秋六卷……漢趙曄撰

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同吳平校定

此二書著錄於四庫全書提要史部載記類中，都爲後漢人所撰，今所傳者已非全書。兩書雖爲關於吳越興亡之史傳而其中如伍子胥渡江，風胡子說劍，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等都爲小說之記事。提要評越絕書之文，謂「其文縱橫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奧衍則過之。此等爲後世演義小說——軍談——之祖，又元曲中亦多引其事實以爲典故。」

第二節 六朝小說

六朝之小說雖仍出入於神仙道術，亦爲十洲記，洞冥記之類，而有可注意者即佛教之影響，亦漸現於小說之中。佛教雖於後漢之初已傳入中國，而尙未普及於民間。魏晉以後名僧輩出，經典之翻譯者衆。汪顯，宋雲之徒爲求佛法入天竺，加之梁武帝時達摩大師東來，武帝沈約等歸依三寶，又北魏之胡

太后亦篤信佛教，刻佛像於龍門；——通南北朝時，遂有佛教橫流之勢。於是佛說亦浸染於小說之中，漸以普及於讀書人之間矣。

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王嘉爲苻秦之方士。本書自一卷至九卷，錄庖犧神農五帝三王兩漢三國以至晉之時事，大都採其奇談珍聞，而於周穆王、燕昭王、秦始皇特爲之立傳，第十卷則載崑崙崙山、蓬萊山等之傳說。全模倣郭憲之洞冥記，盡爲荒誕妄妖之言。事實固不足信，文章要自豐豔縟麗，適於爲詞客之談助。就中帝子與皇娥之謙戲（少昊）薛靈芸之入內（魏）尤爲出色之文。但帝子與皇娥竟唱和七言詩，此却非古代之詩式，不過可藉以證明七言詩之起於六朝耳。又關於崑崙山之記載，特加莊嚴，中謂

「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

此對於歷來的崑崙思想，復加以佛說須彌山之理想，正可見受佛教之影響。

搜神記八卷……舊本題晉干寶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干寶東晉人，以博覽強記著聞，元帝時召爲著作郎，著晉紀三十卷，時稱良史。寶後父之婢再生，兄病亦絕而復甦，寶感此不可思議之情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而作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極贊賞之，謂爲「鬼之董狐」。是則原書篇目共二十卷，其後散佚不盡傳，汲古閣毛氏之津逮秘書中所收者雖分爲二十卷，要非原撰。漢魏叢書本僅有八卷，然事實古雅，文字簡潔，實爲六朝小說中之佳構。中多加以佛說，或說慈悲，或談輪迴，或仗和尚佛力以治妖怪變化。他如燕惠王墓上之狐狸化一少年，以試司空張華之博學多才，終南山道士徐啟玄過王大夫之宅門見怨氣亘天，爲被其殺養女金英之宿世冤結，李楚賓射怪禽以除董元範之患，張安儒之喪有胡女鬼來尋而

飲安儒之屍與酒，或豚精化少女而入李汾之書房以通慝，——此種饒有興趣之話甚多，爲後世剪燈新話，聊齋志異之濫觴。

搜神後記二卷……舊本題晉陶潛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隋唐志謂續搜神記十卷；津逮秘書本雖仍爲十卷，而漢魏叢書本及唐宋之叢書中所采錄都爲斷簡。此固已非陶淵明之原撰。陶淵明有桃花源記一文極著名，後人遂假托而作此。事皆短簡而不甚饒興味。

異苑十卷……宋劉敬撰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同

述異記二卷……舊本題梁任昉撰同

右三書並錄神怪荒誕之說，無甚價值。異苑收入津逮秘書，而漢魏叢書中無之。述異記都爲斷片，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文頗冗長，大抵剽剽諸小說而成，

「一一舉其剽剝之跡而斷爲後人依托無疑。其後一變面目者，有還冤志。」

還冤志一卷……隋顏之推撰四書全書提要小說家類

本有三卷，漢魏叢書本祇一卷。顏之推本梁人，仕於北齊，以至隋，篤信佛法，於其所著顏氏家訓中之歸心篇頗闡因果之理。本書上自春秋，下至晉宋，舉其事例，實證報應之說。顏之推在六朝爲罕有之古文家，故其文詞頗古雅，不同於小說體之冗濫。然其談報應鑑戒殊淺薄，不如搜神記之津津有味。

此外如西京雜記，博物志，世說新語，高士傳，神仙傳，枕中書，金樓子，華陽國志，佛國記，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荆楚歲時記等書亦有小說材料，其足爲後人之典故者不少。

第二章 唐代小說

小說與一般文章之發達，都至唐代而達於絢爛之域。在唐以前之小說，非神仙談則宮闈之情話，都不過短篇的逸話奇聞。唐代小說雖有短篇而均爲關於一人一事者。加之當時作者如元稹、陳鴻、楊巨源、白行簡、段成式、韓偓之流，多爲才子，其間出自假借者固或不免，而下第不遇之秀才，藉仙俠，豔情以吐其無聊不平之感慨，事皆新奇，情主悽惋，文則典麗而饒風韻，故有一唱三嘆之妙。洪容齋謂：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但此究爲文人之餘業，酒前茶後之談助，而無說大真理，垂大教訓者，亦不能如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之推重於後也，亦不能如水滸，西廂之雄篇傑作。故就中國眞小說而言，直至元後始起。唐代所謂傳奇小說，類多一篇逸事奇談，後

世曲小說多取材於此，如西廂琵琶之粉本，皆取材於唐代傳奇中者。

四庫全書提要分小說爲三類：

其一 叙述雜事[△]

其二 記錄異聞[△]

其三 綴輯瑣語[△]

如漢魏叢書中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爲第一類，神異經，十洲記爲第二類，博物志，述異記爲第三類。然其區分不甚明劃，茲更別爲左之三類：

(一) 別傳[△] 關於一人一事之逸事奇聞。(所謂傳奇小說)

(二) 異聞瑣語[△] 架空之怪談珍說。

(三) 雜事[△] 史外餘談，虛實相半，以補實錄之缺。

依此分類目錄則集異記，博異記，杜陽雜編，西陽雜俎等屬於(二)類；朝野僉

載明皇雜錄，開元天寶遺事，本事詩，教坊記等屬於(三)類。(三)類不足爲小說。(二)類僅稍有小說的材料，唐代小說之精華，全在第一類——別傳，即傳奇小說。以下卽就唐人說薈（一名唐代叢書）中舉其傳奇小說而類別之，可分爲別傳，劍俠，豔情，神怪四種。

(一)別傳（史外逸聞）

海山記 迷樓記 開河記 李衛公別傳 東城老父傳 高力士傳

梅妃傳 長恨歌傳 太真外傳

(二)劍俠（俠男女之武勇談）

虬髯客傳 紅綫傳 劉無雙傳 劍俠傳

(三)豔情（佳人才子之豔話）

霍小玉傳 李娃傳 章臺柳傳 會真記 游仙窟

(四)神怪 (神仙道釋妖怪談)

柳毅傳 杜子春傳 南柯記 枕中記 非烟傳 離魂記

第一節 別傳

海山記……韓偓撰唐人說薈

迷樓記……同同

開河記……同同

右三者皆錄關於隋煬帝之逸事。收入四庫全書提要存目中，以其文詞鄙俚，斷爲宋人依托之作。海山記始述煬帝即位之事情，次述造西苑於長安，末叙於江都離宮遭弑之次第。內述隋煬帝泛龍鳳舸於西苑中之五湖而作望江南詞八闕，此則出之僞撰，以望江南詞至晚唐李德裕時始有此體也。

迷樓記爲述煬帝晚年荒淫之建築。煬帝命名匠項昇作曲房小室，幽軒短

檻——極雅致之宮殿。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於竦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無比，誤入其中，終日不出。帝見而大喜，以爲眞仙入遊其中，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帝又命畫工描士女會合之圖，懸之閣中，以極淫逸之遊。而於描寫淫樂方酣之際，又復暗示衰亡之兆，『如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之謠，則與海山記有相同者。

開河記爲煬帝以欲遊幸江都，命麻叔謀等開鑿汴河——使河水與淮水相通——之記事。多述工事中開掘諸人之陵墓，有種種奇怪之跡。要之煬帝之開鑿運河與始皇之修築長城，並爲中國二大事業。運河之開鑿在當時則萬民怨苦，以至身死國亡，而至今日則成爲南北漕運之幹線，其有利於後世之功績，不能與長城相提並論也。

李衛公別傳……無名氏撰

此述衛國公李靖微時之傳說。相傳李靖微時曾狩獵山中，旁暮迷途失道，因就認燈火之處以求投宿，及至則爲朱門白壁之大宅。蓋即龍王之家。會龍王不在，龍母留守，歡待李靖甚至。及後李靖將去，復欲餽以二奴：一奴自東廊出，儀貌和悅，有怡怡之色。一奴自西廊出，意氣軒昂，有憤怒之容。李靖乃乞其怒者以與共出，不數武則邸宅不見，奴影亦滅。獨自覓路而歸。其後靖爲大將，立大功而終不能爲宰相者，以不取悅者之也。奴世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若李靖並取悅者，怒者二奴則可兼將相矣。此書誠爲極有興會之傳說。

虬髯客傳……張說撰唐人說音

此記李靖以一布衣謁隋司空楊素，共談國事，時有妓紅拂在旁，慧眼所矚，識英雄於風塵之中，即於是夜竊投靖，與靖同歸太原。途中逢異人虬髯客，與

紅拂同姓張，曾結兄妹之約，及與靖談，大喜，稱爲大將之器。比至太原，客由李靖以謁李世民，退而謂爲真天子。後約靖會於長安，盡出所有財寶與靖，謂余本欲樹大功於此世，今真王已出，余無所用。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可致太平，君以不世出之才，宜善輔之。其後十年，東南數十里之外，有異變突起，爲吾得志之時。君幸與吾妹，瀝酒賀之。言畢，乘馬而去，即不復見。及世民起兵，李靖以客金獻世民，俾成大業。貞觀十年時，有南蠻人奏稱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而自立。靖知虬髯客之成功，與紅拂共瀝酒於東南而祝拜之。案扶餘國在朝鮮之北滿洲，不在東南海上。又唐時百濟爲扶餘之後裔，所謂貞觀十年有外人征服百濟之事，亦不見於史傳。可知此爲虛構之事。實本書之尾，謂衛公兵法，半乃虬髯所博。書中於虬髯客與李靖約會之事，亦如圯橋老父之試張良，亦由此等故事中脫胎出者。明六十種曲中之紅拂記。

即以此爲粉本

李林甫外傳……無名氏撰唐人說者

李林甫以口蜜腹劍著稱，爲天寶時代陰險之宰相。然此書則成爲仙籍中人，唐時道教極盛，李林甫之女騰空亦爲女道士。李林甫自身亦極信奉道教，故本篇爲道教臭味之小說。書中於李林甫奉道士之教一節，全倣史記留侯世家之文。

東城老父傳……陳鴻撰唐人說者

玄宗時代門雞之風盛行，此書即記此者。賈昌——東城老父——少時解鳥語，以門雞博玄宗寵愛，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云：

「生兒不用識文字，門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十里外，差夫持道挽

喪車」

其寫賈昌於清明節在驢山溫泉宮中指揮鬪雞一節，亦引李白古詩「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之語。即此亦可察知賈昌等全盛得意之情形。「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之句，與長恨歌「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恰相映對。當時社會享樂，頹廢之情形，可以窺見。洪容齋評之云：「讀此傳，玄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其激賞可見也。

高力士傳……郭湜撰唐人說者

梅妃傳……曹鄴撰同

長恨歌傳……陳鴻撰同

太真外傳……樂史撰同

右四篇可作爲明皇內傳讀，爲玄宗皇帝宮闈秘事之絕好史料。

高力士爲玄宗之忠僕。雖非正人君子而恪勤盡忠，玄宗盛時常侍左右承貴妃之歡，天寶之亂從至蜀中備嘗艱難。及玄宗還京師之後，賊臣李輔國擅權，阻隔玄宗。肅宗之間，力士以不變節，仍盡心事玄宗，遂爲輔國所忌，竄謫巫州。及玄宗肅宗相繼而崩，力士哀慟成疾，以七十九歲歿。此書所記高力士事，大都翔實，近於實錄。

梅妃傳爲玄宗寵姬江采蘋之傳。開元中高力士使於閩粵，見采蘋之麗色，選之入宮，遂邀寵幸。當時長安之大內，大明，興慶三宮，及東都之大內，上陽兩宮，幾有四萬宮人，自得妃後，帝視宮人如塵土，宮人亦自愧不如也。妃善屬文，性淡泊而愛梅，故賜號梅妃。然自楊貴妃入宮以來，妃旋失寵。妃悲身之不遇，以千金贈高力士，使求詞人擬司馬相如之長門賦，欲由以邀天子之意。高力

士畏貴妃之勢力，卒不奉命。妃乃自作樓東賦。後玄宗思梅妃，賜以珍珠一斛，妃不受而報以詩云：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安祿山之亂，貴妃從而被殺於馬嵬。梅妃在長安，死於亂兵之手。

長恨歌傳爲白樂天長恨歌之叙傳。太真外傳錄楊貴妃之故事，分爲上下兩卷。

明皇貴妃之情愛爲千古詞壇之佳話。詩詠之劇寫之，元白仁甫之梧桐雨雜劇，明屠長卿之綵毫記，吳世美之驚鴻記，清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都本於長恨歌或祖述太真外傳者。就中以長生殿爲最詳。其夜怨，絮閣二齣，寫楊妃之爭寵，全根據於梅妃傳。貴妃之唱曲：

〔北水仙子〕問問問華萼嬌。怕怕怕不似樓東花更好。有有有梅枝兒曾占先春，又又又何用綠楊牽繞！請請請真心向故交，免免免人怨爲妾情薄，拜拜拜辭了往日君恩天樣高。把把把深情密意從頭繳。省省省可自承舊賜福難銷。（絮閣）

讀此則貴妃嬌嗔驕妬之狀不啻目覩。

第二節 劍俠

唐中葉以後藩鎮之節度使大爲跋扈，擁兵權而不奉天子之命，殆有獨立之勢，各蓄死士以事暗殺，於是所謂劍俠者遂橫行於當時，而關於劍俠之小說亦由是而起。例如元和十年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開成三年盜伏刺宰相年石以馬逸得脫。前者爲平盧節度使李師道之所遣，後者爲宦官仇士良之所遣。是等見於正史者雖均爲事實，而載於劍俠小說者則盡屬虛構。

紅線傳……楊巨源撰唐人說者

劉無雙傳……薛調撰同

劍俠傳……段成式撰同

楊巨源爲中唐有名之詩人。其文辭亦似會真記有四六豔麗之調。紅線爲潞州節度使薛嵩家之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爲嵩司文書。號內記室。當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欲攻潞州。薛嵩知之憂甚。紅線爲探虛實。於夜間以飛行術直到魏博。入承嗣臥內。取其金盒以歸。往返七百里。經過五六城。僅瞬間耳。文中記此節事。極生動流利之致。恰如活動寫真。及承嗣朝起。失金盒。大憂懼。會嵩遣使者資至。乃益驚異。遂罷用兵之議。其後紅線辭去。座客冷朝陽贈詩云：

「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

此篇事跡既美，文章尤麗，胡元瑞評云：

『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

劉無雙爲建中中朝臣劉震之女。幼時許嫁震甥王仙客爲室，嗣以兵亂，彼此分離。後仙客出遇舊僕塞鴻，探舅家消息，知無雙召入後宮，仙客哀號欲絕，遂娶無雙侍婢探蘋爲妾。仙客後爲長樂驛吏，聞宮女三十人入值園陵，欲經此驛，仙客冀無雙或在其中，命塞鴻煎茶驛亭以探之，果見無雙，復得俠士古押衙之助，死無雙而取其屍回，復灌藥以蘇之。此篇文雖甚工，而事則不經。胡元瑞評云：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亡是類不可知。元詩人吳瀟穎有劉無雙歌，爲七言長篇，明陸天池作明珠記，一名王仙客。』

無雙傳奇。其明珠記中最妙者爲煎茶一齣，惟以男僕塞鴻煎茶爲不甚合，李笠翁爲作煎茶改本，以待婢探蘋當之，實爲愜當。

劍俠傳中載車中女子，僧俠，京西店老人……十一人劍俠之事，就中最有名者爲聶隱娘，崑崙奴二篇。

聶隱娘爲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十歲時爲尼引至山中，授以劍術忍術之法。其後歸家與磨鏡少年爲夫婦，常與少年共乘黑白衛，實則皆紙衛也。此篇文章簡古，精神活躍，事跡亦奇絕，描寫競鬪之事，恰如西遊記之孫悟空情形。清代尤西堂以此爲藍本，而作黑白衛傳奇。

崑崙奴爲磨勒之事。大歷中有崔生者至一品（故隱其名）之家，一品命妓紅綃款待之。臨別，妓送出院，以手作勢，生歸後思之不已，神迷意奪，吟詩云：『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

愁。

生反覆沈思，莫明隱語之義，嗣問家中崑崙奴磨勒，盡解其謎。磨勒即負生入一品家中，且負紅綃共出。文章豔麗，不亞於會真記，惟事實則脫胎紅拂，畧加塗飾耳。明梁伯龍本之撰紅綃雜劇，與其所作紅線女並有名於時，稱雙紅劇。又梅禹金有崑崙奴雜劇。

第二節 豔情

豔情類以才子佳人之風流韻事爲主，實爲唐代傳奇小說之精粹。

霍小玉傳……蔣防撰唐人說

此爲中唐詩人李益之逸聞。霍小玉爲唐宗室霍王之庶子，後淪爲歌妓，自與李益相識，盟誓偕老。後益復訂婚盧氏，與小玉絕音信。小玉憂思甚切，後有黃衫豪士堅邀益至小玉家一會，小玉見益，責其負心，一慟而絕。此節文字極悽

『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徹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

李娃傳

……白行簡撰唐人說

白行簡字知退，白樂天之季弟，其文亦有乃兄之風，辭賦尤稱精密。李娃傳與霍小玉傳都爲豔情傳奇中之佳構。

李娃爲長安名妓，與鄭生一見鍾情，相處甚歡，繼生資漸罄，姥意漸怠，設計遣之，生遂流落爲歌者。文中述東西肆角歌一節最有精采！

『愚舉輦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袂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獻欬掩泣，西肆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會生父至長安，聞其事，以爲辱，鞭之曲江之邊，以爲斃而棄之。後遇救得蘇，遂索食市中，適至李娃之家，娃見狀大慟，以繡襦擁而之西廂，放聲長慟，息絕復蘇。嗣後生發憤理舉子業，登甲科，與娃偕老。

李娃傳在元曲爲石君寶之曲江池，以李娃爲李亞仙，榮陽公子爲鄭元和。至

明而爲薛近兗之繡襦記。

章臺柳傳……許堯佐撰唐人說奇

此爲唐代有名詩人韓翃之逸話。天寶中韓翃以詩名，其友李生寵姬柳氏，慕翃才，竊屬意焉。李生知之，即以柳氏贈翃，及祿山事起，柳氏與翃分離。後翃爲淄青節度使侯希逸之書記，亂平後，遣使者求柳氏，且贈詩云：

『章臺柳，章臺柳，昔曰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折向他人手。』

柳氏大悲，答之云：

『楊枝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時蕃將沙叱利劫柳氏去，翃邑邑不樂，許俊知其意，即乘沙叱利外出之時以

計迎柳氏歸。此事出孟棗本事詩。章臺柳詞亦載全唐詩，蓋是實錄。許俊之事與崑崙奴行事有相似處。

會真記……元稹撰唐人說蒼

此篇叙德宗貞元中張生與鶯鶯會合之事，世人類多知之。此作與其他傳奇異，出之元微之自筆，記中張生，即影微之自身，而誣其表妹者。就此事有諸家考證，據於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及白樂天所作微之之母鄭夫人墓誌，可以明微之與鶯鶯之關係。此文祇記私期密約之歡會，事跡不奇，而文采特麗。後世趙德麟之商調鼓子詞——董解元之西廂撈彈詞，王關之西廂雜劇，明人之西廂傳奇，都由此轉來，故即會真記之變遷，可考宋金元明間聲曲發達之沿革。換言之，即會真記常爲中國戲曲發達之中心也。

游仙窟……張文成撰

此記張文成奉使河源時，迷入神仙之窟，備受十娘、五嫂、兩女仙之款待。文極絢爛縟麗，間涉淫靡，有時雜以俗話語氣。

第四節 神怪

神怪類爲關於神仙、道釋、怪談之小說，亦神異經、搜神記之流亞也。第一入唐人之筆，則事跡既美，文章又麗，要不可同日語矣。

柳毅傳……李朝威撰唐人說者

儀鳳——高宗年號——中有儒生柳毅以上試落第，欲回湘濱故里，邂逅洞庭龍君之女，遂入龍宮，繼爲夫婦，其後復歸洞庭，成爲神仙。文中叙錢塘君激怒一節，極變化之致，波瀾曲折，有雷雨一過，水面如鏡之觀。

元曲中有尚仲賢之柳毅傳書之雜劇，收入元曲選中。又有張生煮海一節，即爲柳毅娶龍女之翻案。其意謂張生欲娶東海龍王之女，而龍王不許，張生

乃乞助於仙人，借以鍋鏹，汲海水而煮之，海中之水熱度漸高，龍王大苦，卒以女許焉。又李益翁十種曲中之蜃中樓兼有此趣向。

杜子春傳……鄭還古撰唐人說

南柯記……李公佐撰同

枕中記……李泌撰同

右三者均述由於仙翁而聞道之事。杜子春爲周隋間人，貧甚，逢一老人，屢周以錢，後子春訪老人於華山，奉其教，卒成神仙。

南柯記爲淳于棼晝寢槐樹之下，夢爲槐安國王之女壻而統治南柯郡之事。槐安國卽爲蟻之世界。此文絕似莊列寓言，有諷人世營營之意。文中於棼夢覺後，踏查蟻穴一段極爲精密。卽近世動物學者對此記事，亦應投筆三嘆也。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一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虛，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交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視其蟻

遂不見，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

枕中記爲盧生邯鄲夢之事。盧生於邯鄲客舍中借仙翁之枕而寢，夢中極盡五十年之榮華，及一枕夢覺，黃梁猶未熟也。湯臨川玉茗堂四夢中之南柯記，邯鄲記卽以南柯，枕中兩記爲藍本。

非烟傳……皇甫枚撰唐人說

步非烟爲武公業之愛妾，以與青年趙象通，事露，爲公業所笞死。此爲艷情而兼幽靈之小說。

離魂記……陳元裕撰唐人說

張鎰之幼女倩娘，許嫁於鎰之外甥王宙。兩人情好甚篤，後鎰欲爲倩娘另嫁，倩娘不樂，宙亦且恨且悲，訣別上船。夜半，宙不寢，忽見倩娘來，且驚且喜，遂偕赴蜀。越五年，倩娘念父母，欲回家，至則鎰大奇，以倩娘正臥病也。時閨中病人

聞之大喜，盛裝出迎，兩女合爲一體。此事多用於詞曲之典故。元鄭德輝有倩女離魂名劇。

周秦行記……牛僧孺撰唐人說著

陸仁舊傳……陳鴻撰同

蔣子文傳……羅鄴撰同

人虎記……李景亮撰同

白猿傳……無名氏撰同

袁氏傳……顧夔撰同

任氏傳……沈既濟撰同

獵狐記……孫恂撰同

右列都記妖怪變化之事；周秦行記與陸仁舊傳爲逢幽靈之事；蔣子文傳爲

子文死後爲土地神之事、人虎記述人化爲虎、白猿傳記收伏怪猿、袁氏傳謂猿化美人、任氏傳與獵狐記均爲狐魅之事。

以上爲舉唐代小說之極有名者，其在唐人說薈中者尙極多。如李泌傳、同昌公主外傳（說薈無）可入第一類——別傳；馮燕傳、謝小娥傳、黑崑崙傳、奇男子傳可入第二類——劍俠；楊媚傳、杜秋傳、揚州夢記可入第三類——豔情；申宗傳、牛應震傳、陶峴傳、龍女傳、妙女傳、神女記、尸媚傳、才鬼記、再生記、冤債志、靈鬼志、靈應傳、幽怪錄、夜怪錄、物怪錄等可入第四類——神怪。此外更有許多小說，而於爭奇競豔之中求其拔萃者要爲裴廂傳奇。

裴廂，唐末人，爲高駢之幕客。駢好神仙，廂遂集妖妄之寓言以進駢。故裴廂之作傳奇，恰如漢代虞初之作小說。

至宋代而譚詞小說興，漢唐駢儷體之舊小說始漸衰，然猶未全亡。明清之

諸文豪，亦每取佳人，才士，英雄，豪傑之逸事，弄豔麗之筆致，而作傳奇。例如宋景濂之秦士錄，侯朝宗之馬伶傳，王于一之湯琵琶傳，魏叔子之大鐵椎傳，文章極美，要均爲傳奇體也。此類小說有成爲專書者如：

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李昉奉勅監修

夷堅志五十卷 宋洪邁撰

剪燈新話四卷 明瞿佑撰

剪燈餘話四卷 附錄一卷 明李禎撰

聊齋志異十六卷 清蒲松齡撰

觚賸八卷 續編四卷 清鈕琇撰

虞初新志二卷 清張潮撰

板橋雜記二卷 清余懷撰

燕山外史八卷清陳球撰

第四章 譚詞小說

第一節 譚詞小說之起原

上述小說起於漢代，由六朝以經唐，遂漸形發達，但此猶不過詞人文士之餘業，其文體亦爲穠豔綺縟之文語體，若求其有眞國民文學意義之小說，則始自宋代。此類小說可稱之爲譚詞小說。譚爲弄言之義；譚言小說爲以白話述作之小說。輟耕錄謂宋有戲曲唱，譚詞說，其所謂譚詞說卽譚詞小說也。又明郎瑛七修類藁云：

『小說起於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卷二十二

仁宗之時，宋興方已百年，太平日久，一代文化之醞釀，遂兆平民文學之勃興。例如以古本水滸傳而言，第一回以『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開始。又七修類稿云：

『圓園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商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

「淘真」一作「陶真」，（堯小堂外記云：「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真」）亦始於宋仁宗之時。又南宋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於「京瓦伎藝」之條，叙汴京之繁華，舉徽宗皇帝時代都下之藝人有講史，小說，說評話，說三分，五代史等之分科。說三分卽三國志之講談也。

南渡以後此風益盛。孝宗之時南北皆得小康，雜劇小說，頗極一時之盛。武

林舊事之序云。

『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亨豫大，至寶祐景定則幾於政宣矣。』

乾道淳熙爲孝宗之年號，三朝謂高宗，孝宗，光宗。元祐爲哲宗之年號，司馬溫公，蘇東坡等名臣輩出之時。寶祐，景定爲理宗之年號，政宣爲政和，宣和均徽宗年號，爲宋代文化成熟之時。此外吳自牧之夢梁錄及耐得翁之古杭夢游錄等謂「說話」有四家，各有專門之說話人。

『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古杭夢游錄

又武林舊事於「諸色伎藝人」之條，於雜劇，傀儡，影戲等之外，更舉：

演史……喬萬卷以下二十三人有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三女流

說經譚經……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有陸妙慧陸妙靜二女流

小說……蔡和以下五十二人有女流史惠英

說譚話……蠻張四郎一人

又同書「社會」一條，於雜劇有緋綠社，於小說有雄辯社之名，可知當時說話之流亦有組合，故能盛極一時。由此推察則當時譚詞小說之多可以想見。惟宋代之譚詞小說流傳至今日者，僅有宣和遺事一書，爲南宋無名氏所作，記徽欽二宗之事。徽宗誠爲驕奢淫逸之君，而自國亡以後，父子蒙塵，被囚於五國城，備嘗艱辛，客死異域，有足悲者。時以秦檜力主和議，致未能恢復中原，作者對此，深致憤慨，故敘述二帝北狩之事，備極委曲而淒愴。此書更可注意者，卽宋江等三十六人之始末，具見於本書，足爲水滸傳之粉本。

類。宣和遺事雖爲諱詞小說，至文體則非盡俗話而近於文言，與三國演義相

近年復有景宋殘本五代平話及京本通俗小說二書出現，雖均稱爲宋版覆刻而即其板式考之則實爲元槧。五代平話爲講史之類，文體亦似宣和遺事，爲梁唐晉漢周五代之軍談，惜缺梁史與漢史之下卷。爲此後演義小說之始祖。

京本通俗小說爲極可珍重之書。當時通行之畧字，俗字，用之極多，頗有研究之價值。此雖僅爲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之二冊零本，而有每卷可以讀盡之短篇小說如：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

寧 馮玉梅團圓

拗相公即指宋之王安石。安石罷相，被貶謫至南京，此即其途中處處接觸攻擊新法之言論之情形。但其首謂『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云云』則本書或成於元人之手，而其下又謂『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末后又引旁人議論作結謂『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則作者當是南宋人，故指北宋爲先朝。又以南北同爲趙宋，故又稱爲我宋。錯斬崔寧之首亦謂『先引下一個故事，權做個得勝頭迴，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仲霄。』元豐爲北宋神宗年號，當亦以同爲宋朝故，遂稱爲『我朝元豐。』其他或稱我宋建炎年間（馮玉梅團圓）或稱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菩薩蠻）或單稱紹興年間（玉碾觀音）則作者之爲南宋人，益可無疑。文體較諸宣和遺事雖似瑣碎，而譚詞小說之面目躍然於紙表矣。

第二節 四大奇書

及於元代，因於雜劇之流行，而諱詞小說亦大爲勃興。此由於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一方面醉心於漢族之文明，故於娛樂方面極歡迎雜劇與說小，一方面於實際上，又欲藉以窺知中國之歷史與人情風俗之故。元代小說中所稱爲雙璧者爲水滸傳與演義三國志，更以西廂、琵琶配之，可稱爲元代四大奇書；若配以明代小說二大傑作——西遊記與金瓶梅——則更可稱爲小說界之四大奇書。

甲 水滸傳

水滸傳之作者，雖有種種不同之說，而普通均以爲施耐庵之作。

(一) 稱施耐庵作者：

此說出於胡應麟之莊嶽委談（後出）

(二)稱羅貫中作者

此說出於郎瑛之七修類稿。王圻之續文獻通考亦謂：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三)謂兩人合作者

李卓吾本之水滸傳，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四)謂施作羅續者

金聖嘆主此說，於其第七十回之評云：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施耐庵之名不可考。又羅本字貫中（七修類稿）及羅貫字本中（續文獻通考）其說亦歧。但此與書之價值要無關係，可置勿論。莊嶽委談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然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櫥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自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淺鄙可嗤也。——郎（瑛）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

施耐庵所見故書，雖不知爲何物，而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於河朔，後降於張叔夜，則固見諸正史。加之宣和遺事中亦有三十六員之渾號——如花和尚魯

智深，九紋龍史進，黑旋風李逵等，詳載無遺。其於宋江等結局之記事亦謂：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其他元雜劇中亦有黑旋風李逵，武松打虎，燕青博魚等說，可知當時此類斷片的話甚多。而施耐庵則以燃犀之眼光，揮其椽大之筆，綜合諸種之傳聞，以成爲驚天動地之大文。施耐庵於其著作之時，先憑自己意匠畫三十六人之像，張之於壁，日日眺之，以理會其神采，故其人物活躍之狀，有龍躍於天，虎嘯於地之概。其結構之雄大，文字之剛健，人物描寫之精細，不獨爲中國小說之冠冕，亦且足以雄飛於世界之文壇。金聖嘆極口稱揚之，至躋於莊騷，馬史，杜

詩之林而稱爲天下第五才子書，固其宜矣。

水滸傳之行於世者有二種：一爲百二十回本，一爲七十回本。前者爲李卓吾之忠義水滸傳（亦有百回本者），後者爲金聖嘆第五才子書。前七十回叙天罡星三十六員，地煞星七十二員，合百八人之豪傑而述其離散集合之迹，以會於梁山泊爲止，專寫豪壯快活之方面；後半則述宋江等應招諭，改節而出仕朝廷之始末，北伐契丹，南征方臘，雖立大功而多數豪傑咸喪於此役，有病死者，有出家者，或辭官爵，或逃海外，當年豪傑四散，而副統領盧俊義，統領宋江等相繼斃於讒人之毒手，專寫其末路悲痛慘澹之方面。因而金聖嘆取豪快之前半部，而捨悲慘之後半部，翻忠義而爲盜賊，以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爲結局，轉覺其有神韻縹渺之感。

乙 三國志演義

三國志演義爲三國之軍談，相傳爲羅貫中所作。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此書爲根據陳壽三國志而演述爲小說體裁者。漢土人物之輩出，前推春秋戰國，後推三國。蓋自漢末爭亂，以至三分鼎立，董卓呂布二袁忽起忽滅，曹操戡定羣雄，奄有中原，孫權據父兄之資，割據江東，劉玄德流寓漂泊，備嘗辛苦，後得孔明始能開拓運命；隆中三顧，赤壁一戰，極變化之致，實爲古今爭天下之一奇局，故由此演述之三國志亦爲說部中之最美麗者。李義山之驕兒詩中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之句。東坡志林亦有一條云：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卷六

觀是則唐宋之頃，三國志之軍談或演劇已極流行。金元之曲目中有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等名；元曲選中收隔江鬪智，連環計二種。至於今日則空城計，打鼓罵曹，轅門射戟等三國史劇爲舊劇中之上品，每日演劇數齣之中無不見綸巾羽扇之諸葛先生及戰袍橫槊之美髯公之英姿者。

本書全篇共百二十回，自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始至降孫皓三分歸一統止。其內容均根據史實，非如水滸傳，西遊記之足以憑空構想，無中生有者，故不能任意運筆，有時或不免露窘態，而作者之苦心經營，可以窺見。明謝肇書之五雜俎述之云：

「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胡應麟亦大不滿足於三國志，以實際言，固不足比水滸，而隆中三顧以至赤

壁之戰一節，誠極美麗。

丙 西遊記

西遊記相傳爲丘真人所作，借以說金丹之宗旨者。丘真人爲長春真人丘處機，真人爲山東之道士，（登州栖霞人）曾應元太祖之聘，西遊萬里，涉沙漠，行積雪中，千辛萬苦，以達雪山之慕嶺。其事見元史釋老傳。

「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持詔求之，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又明年趣使再往，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

其弟子李志常爲著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然此乃別一部書。本書爲明代無名氏之作，以唐名僧玄奘三藏入天竺齋佛經以歸之事，運絕大之幻想，用小

說之體裁，以演述佛旨者。玄奘之傳載舊唐書方伎傳中。其所著有大唐西域記，即記其入竺之旅行，極有名。

『僧玄奘，陳氏，洛州偃師人；太業末出家，博述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歸，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服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與之談論大悅，於是詔將梵文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舊唐書

由是可知玄奘入竺之始末。而於唐人小說獨異志則頗加塗飾，有如左述：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鑊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異僧，頭面瘡痕，身體膿血，牀

上獨坐，莫知來由，樊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樊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

莊嶽委談

又俞曲園之曲園雜纂中亦有關於西遊記之記事數則，其一引歐陽修之于役志，謂於揚州壽寧寺經藏院之壁畫有玄奘取經之圖。又輟耕錄之院本名目中亦有唐三藏之號，錄鬼簿亦載吳昌齡之唐三藏西天取經之目。可知玄奘取經之事，早已入畫，入說話，入劇，其爲小說家取以爲材，更爲事所必至。全書一百回，始於「靈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終於「徑回東土，五聖成真」。五雜俎述是書大旨云：

「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弛，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

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全書都用此喻以巧寫人類之性情，而說去煩惱求解脫之方，蓋以幽玄之佛理而爲童話的演述者也。全書所述八十一難之中，以過火燄山時，孫行者與牛魔王大鬪之事爲最劇烈，洵爲出色之文字。至其主旨所在，又爲熱鬧場中一服有力之清涼劑。是節中有詩數句云：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要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

可知窺其意矣。

西遊記之評註，有清悟一子之西遊真詮及悟玄道人之西遊原旨，皆以闡明其理法爲務。其續編有續西遊記，後西遊記等。

丁 金瓶梅

金瓶梅一書，世多知其爲古今第一之淫書。全篇百回，即取水滸傳中唯一之點話——西門慶與潘金蓮之情事，以爲骨子，而更設以複雜色者。所載祇爲西門慶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描寫淫褻鄙陋市井小人之狀態，無不逼真。故西遊記爲空想的，此則爲寫實的。欲明社會半面之情形，此亦爲重要之史料。此書作者或傳爲明代文豪王世貞，或爲王氏之門人蓋王世貞恨嚴嵩，及其子世蕃之殺其父王抒，故作此書，即寫嚴世蕃之淫昏，而罵其多內寵，且以其好閱淫書，又偵知其讀時每以指蘸唾翻之，故於每葉紙隅，染以毒藥，藉其近侍以獻，謀以害之，而世蕃性聰明，爲所覺，目的不得達，云此說或不盡然。要之此爲大部之書，非出自大手筆不能。顧曲雜言謂：

「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尙有名玉嬌梨者亦

出此名士手。』

金瓶梅之續編即爲玉嬌梨，今名隔簾花影，坊間通行別有玉嬌梨一書，非此本也。

明代小說之傑作雖爲西遊記與金瓶梅，而其他有名者亦頗不少。舉其目錄如左：

好迷傳

玉嬌梨

平山冷燕

平妖傳

今古奇觀

龍圖公案

女仙外史

兩漢演義

東周列國志

右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三種爲人情小說。平妖傳亦俠客傳，美少年錄之流。龍圖公案爲宋名判官包拯之公案。女仙外史爲盡忠於建文帝之宮女之傳說。兩漢演義與東周列國志亦爲三國演義之類。今古奇觀則爲各種短篇小說。

第二節 紅樓夢

清代於康乾之際，承明末右文之影響，乘開國之氣勢，致奎運之隆昌，詩宗文豪一時輩出，而其中通俗文學家，遂亦出現金聖嘆、李笠翁二人。金聖嘆初名采，字辛采；後改名人瑞，字聖嘆；評撰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以爲戲曲，小

說吐萬丈之光燄。李笠翁名漁，笠翁其號也。作曲之外，精於論曲，其所著有閒情偶寄，推尊元曲，至比之漢史、唐詩、宋文，其言云：

『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尙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踴躍，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卽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尙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於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

清代戲曲有洪昉思之長生殿，孔云亭之桃花扇，足與西廂、琵琶並稱；小說有紅樓夢，足與水滸、西遊相當。實在西遊記之幽玄、奇怪，水滸傳之豪宕、博大，紅

樓夢之華麗豐贍，可配於天地，人之三才，不獨足以鼎立於中國小說界而爭霸，即入世界文壇，亦無遜色。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其開卷謂女媧氏鍊石補天，餘一石未用，此石自悲不遇，後遇一僧一道，僧謂將携以入隆盛昌明之邦（京都）詩禮簪纓之族（榮國府）花柳繁華之地（大觀園），溫柔富貴之鄉（紫芝軒）云云，後空道人見大石上字跡分明，閱後始知是補天之材，幻形入世，所記均爲家庭閨閣之瑣事，道人以其大旨雖是談情，而不過實錄其事，絕無假擬，妄稱私約，偷盟之淫穢，因盡抄錄之，以其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由色悟空，遂改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爲風月寶鑑。後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度，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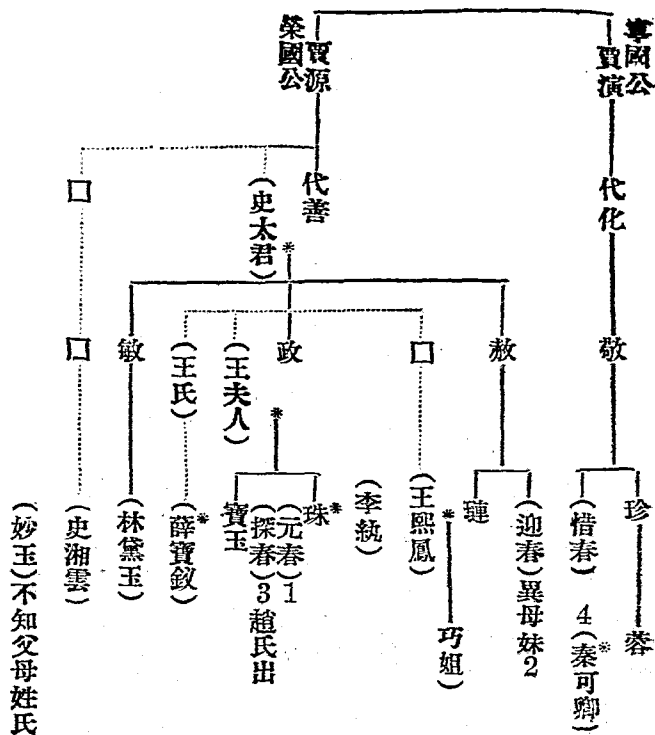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此爲石頭記——卽紅樓夢之緣起。

此書以賈寶玉——含此通靈寶玉而生之賈政之公子——爲中心，配之以金陵十二釵——卽賈家四豔：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及寶玉之情人林黛玉與後爲其正室之薛寶釵，其他王熙鳳，其子巧姐，李紈，秦可卿，史湘雲，道院之尼妙玉，共十二姬，更副以侍妾丫鬟一十四美人，再加賈家之諸公子及外家兄弟僮僕等，總計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錯綜配合，以成此書。全篇分章有一百二十回，此是何等大計劃大規模之書！其結構細密，用意周到，雖禍福相倚，吉凶互伏，有千變萬化，而如線穿珠，如珠走盤，均有脈絡照顧。偶或於時日畧有矛盾，事件畧欠照應，如十二釵中之史湘雲，妙玉之來歷，未曾明言，不知其何時進賈府，要亦白璧微瑕耳。以滔滔九十萬言之大著，殆倍於史記，水滸傳，誠爲古今東西傑出之言情小說。水滸傳描寫三十六男兒之剛德，分

成多種形色，紅樓夢則詳寫三十六美人之女性美，各發揮其個性，曲盡溫柔，優雅，清高，戀愛，執着，嫉妬，淺慮，陰險等一切情海波瀾，詳細演述男女兩性之悲歡離合，嬉笑怒罵之心理狀態。又紅樓夢與金瓶梅亦異其趣。此描才子佳人，彼描奸夫淫婦；此寫執袴少年，彼寫市井小人。金瓶梅描寫下級社會之戀愛關係，紅樓夢則以上流社會爲中心，故爲士君子所愛玩。

紅樓夢之結構，記寧國公，榮國公兩賈家盛衰之情事，而其中心人物，則爲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人。其事人所盡知，不再贅述。茲錄賈家之譜系於下：



圖中無○爲男子，有○爲婦女。

黑線表示賈氏，點線表示外家之系譜。

注意

加邊爲紅樓夢之中心人物：賈寶玉與金陵十二釵

，表示夫婦之關係。

名下數字爲賈家四豔長幼之順序。

要之紅樓夢雖滿紙荒唐之言，而演述由情說色，由色悟空之悟道大旨。書中有聯云，『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又云，『僞作眞時眞亦僞，無爲有處有還無。』可以窺作者微意所在矣。

紅樓夢之作者，相傳爲曹雪芹。雪芹爲曹寅之子。寅字子清，號棟亭，漢軍旗人，康熙中爲江寧織造，頗饒貲財，且爲風雅之人。雪芹爲舉人，其行誼不詳，要亦爲雍正，乾隆時代之人，而頗有文采風流者。隨園詩話云：

「康熙間曹棟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卷二

本書有八十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後四十回，一說爲高鶚所續者。鶚字蘭墅，乾隆六十年進士，娶詩人張船山之妹，亦有詩才之人。俞曲園曲園雜纂小浮梅間話云：

「此書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詩話云，「曹棟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極風月繁華之盛，」則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叙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自注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

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棟亭即曹雪芹也。」

曲園以曹子清爲曹雪芹當是誤會，子清實爲雪芹之父寅之字。

紅樓夢之所記，既爲當時貴族社會之寫真，則書中之賈寶玉，究爲影射何人，研究此事，實爲頗有興味之問題。大凡考究之者，其說有三：

其一，謂爲指納蘭成德者。曲園雜纂云：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

明珠爲滿洲之世族，康熙朝爲宰相。其子納蘭成德，少年時即有才名，康熙十五年賜進士出身，極爲天子寵眷，不幸於康熙二十四年以三十一歲逝世。成德長於填詞，與朱竹垞、陳迦陵齊名，其集名飲水詞，遊徐健庵之門，與一時名

士嚴蓀友，姜西溟等相交尤厚。滿洲人中有如此學力文才者甚少，以其翩翩風流之貴公子，固亦頗有擬以賈寶玉之資格。且比較兩人之事跡，性行又相符合。曹雪芹之父寅與成德有深交，記中逸事，或雪芹由父處傳聞來者。此說爲從來一般人所信。

其二，謂爲指清世祖順治帝者。王夢阮，沈瓶庵於紅樓夢索隱之提要云：

「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

名王奇女也。」

世祖納冒氏之妾董小宛爲妃，董妃不幸早世，帝傷感不已，遂遁於五臺山爲僧。是卽所謂情僧。林黛玉卽影射董妃，紅樓夢之作，卽爲刺世祖也。此說雖似言之成理，然順治帝於秦淮名姬董小宛，其年歲實非常相異，（小宛以二十八歲亡時在順治八年，帝時纔十四歲）其謬妄固不待論。說詳石頭記索隱。

之附錄董小宛考。

其三，謂爲指康熙帝之廢太子胤祔者。此爲石頭記索隱之著者——蔡元培氏之主張。蔡氏云：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蔡氏首揭破此義，以爲紅樓夢之「紅」影朱字以明朝姓朱，又寓漢人之意。石頭記因於明之舊都金陵，一云石頭城故名。賈府卽僞朝之意；「賈」音同「假」卽指清朝也。賈寶玉爲僞朝之帝系，寶玉卽傳國璽之義，以廢太子胤祔之事，可與賈寶玉之記事相對照。又書中男子指滿人，女子指漢人，以金陵十二釵之美人，擬清初之江南學者，試比擬之，例如：

林黛玉……朱竹垞

薛寶釵……高江村

探春……徐健庵

王熙鳳……余國柱

史湘雲……陳其年

妙玉……姜西溟

惜春……嚴蓀友

寶琴……冒辟疆

劉老老……湯潛庵

其他諸人固難一一舉之，然是書大體，可以窺見。此說亦本郎潛紀聞徐柳泉之說。

『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

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

小說叢考之編纂者錢靜方氏之紅樓夢考，亦有同樣之說，但均不如蔡氏之博引旁索，精細比較，得以言之詳盡也。

紅樓夢之續編有多種：曰紅樓夢補，曰紅樓後夢，曰紅樓續夢；此外更有紅樓夢賦，紅樓夢詩，紅樓夢詞，紅樓夢論贊，紅樓夢譜，紅樓夢圖詠，紅樓夢散套，紅樓夢傳奇等等。

清代小說除紅樓夢外，尚有數種有名著作，惟遜紅樓夢遠甚。如：

笠翁十二樓

兒女英雄傳

儒林外史

品花寶鑑

鏡花緣

花月痕

李笠翁之十二樓（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疊樓，鶴歸樓，奉先樓，生我樓，聞過樓）爲短篇小說。兒女英雄傳爲燕北閑人之作，仿紅樓夢記滿洲人之武勇軼事。儒林外史描寫科場間老書生之氣質。品花寶鑑述美少年之心事。鏡花緣爲婦人問題之小說。花月痕爲才子之佳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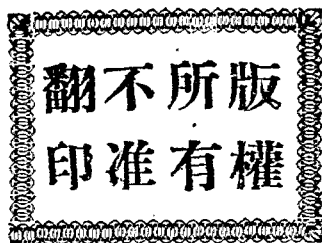
近自西洋小說輸入以後，新小說之翻譯者不少，小說界中，又放一異影矣。異日國民文學界之昌盛，當可拭目以俟也。

中國小說史畧

九六

中國小說史畧終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出版



中國小說史略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伍分

編輯者 古吳郭希汾

發行者 中國書局

印刷者 中國書局

總發行所 中國書局

上海寶山路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